

一部小说的故事

有人曾建议我对你们谈谈‘一本书的写作过程’这个题目，我很愿意尽力来谈一谈，因为这个题目和我自己的经历息息相关，而且还有直接联系，而这却是一个评论性或者学术性的题目所不可能具有的。

一位伟大的编辑，他同时也是我的很要好的朋友，在半年前曾对我说，他很遗憾没有写点日记——一种每天记下几笔的记事簿——记录下我们两人共同进行的工作，也就是在制作那书的过程中我们进行的交往。我们的全部努力和困难、一切顺利的时候、停顿、删节、塑造、上万次的聚会、烦恼、改变方向、屈服、胜利和各种协议等等。这个人，这个我刚才谈到的编辑，在一切都已过去之后曾对我说，其中有些简直令人觉得神妙莫测和难以相信，而他同时还更十分慷慨和客气地对我讲，整个这次经历是他进入出版行业近三十年来最感兴趣的一次经历。

我很想在这里对大家来谈谈这次经历。我相信如

果要使我对你所讲的话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那它便必然得多少和我的这次经历有关。我并不真是一个职业作家。我并不觉得我能对你们谈谈现代小说的趋向，或者试图就现代小说家在最近五年或十年中都干了些什么，或者在未来的五年或十年中他们还会干些什么的问题做一个分析。我并不能告诉你们如何写书；我更不能妄图向你们提出一些原则或建议，让你们凭着它们就能写出出版商会接受出版的书籍，或者比较流行、稿费优厚的杂志一定会接受发表的短篇小说来。但当然这些情况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我有几本书已由出版商接受出版，最近我的一些短篇故事也有些由著名的、稿费优厚的杂志发表了，但我却并没有找到任何规律使我能告诉你们如何就能达到这一目的。我并不是一位职业作家；我甚至也不是一位熟练的作家；我只不过是一个正在学习写作这个职业并试图发现写作奥秘、作品结构，以及如何使语言发挥效用的作家，因为如果我想要做我希望做的工作，那都是我必须先弄清不可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由于我只是在错误中摸索，由于我的生活，我的生命的每一分热情和才能都还仍然纠缠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之中，纠缠在必须求得肯定和完美的表达能力的活动之中，纠缠在力求发现一种任何人都必须为自己寻找出的语言的不停的摸

索之中，我今天晚上才在这里对你们讲着我要讲的话。

我现在只想，在大家给予我的这段特殊时间之内，尽我的能力，尽我记忆所及，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写出一本书的。这将完全以个人经历为依据，它出自于我自己的真实生活。它是我许多年的生活的最伟大、最强烈的一部分。它耗费了我的最强烈的努力，并使我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劳苦、疑虑和痛苦。我要讲的故事并没有多少文艺性，它只是一个关于汗水、痛苦、绝望和获得部分成就的故事。我并没有完成我希望完成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失败了，这只有我自己知道，不过我也闯过来了。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如何写一篇故事。到现在我也还不知道如何去写一部小说。和在座的所有的听众相比，如果要让我来告诉任何人如何写一本书就一定能靠它取得一定的报酬，不管那报酬是多少，我恐怕是最不合适，最无此能力，最无准备，也最无此兴趣的一个人了。不过我却也了解到了关于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和关于写作工作的情况，因此我打算尽力对大家讲一讲这些方面的情况。

要让我讲点什么，常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许多友好的批评家曾对我谈过这一点，我也知道他们讲的确是真话。有时候我会花费了很长的时间还没讲到点

子上去。所有这些真实的，许许多多目光锐利、居心友好的人都对我这么讲过，这些我全知道，我已经认识到，我正努力学着希望能有所改善，可是现在我却还只能按我自己的方式来讲这些问题，但要按照那种方式来讲，那我便必须不仅要从也许是这本书刚开始的时候讲起，而且要回溯到这本书开始之前去。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或者什么时候第一次想到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我猜想我也许和我那一代的许多孩子一样，可能想到做一个作家看来是一件很美的事，因为成了一个作家你便可以像拜伦勋爵，或坦尼森爵士或朗费罗，或珀西·比希·雪莱那些人一样了。一个作家就是一个像我上面提到的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人，而我自己虽是一个美国人，却又不是一个属于富有阶层或者大学圈子或者资产阶级的美国人，因此在我看来，作家必是一些对我来说是永远可望而不可及的，不可知的，离我十分遥远的人。

我想这些思想大家全都有过——或者说几乎我们所有的美国人全都有过。我们至今仍比全世界我所见到或知道的任何其他民族，都更为作家这个奇妙的职业所困扰和纠缠。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民中，我是说在我本人由之而来的工农阶层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作家总有一种无限

神往，充满怀疑和浪漫主义情绪的思想，他们难以想象一个作家也可能是他们自己中的一员，而并不一定都是些像拜伦勋爵和坦尼森和珀西·比希·雪莱一样遥远的人物。另外还有一种美国人，他们受教育较多，上过大学，他们也会被写作的光彩、遥远和困难所迷惑，但那却完全是另一种方式。他们比欧洲同类人中最装模作样、想入非非的人还更为装模作样、想入非非。他们变得比福楼拜还更为福楼拜。他们创办一些小型杂志，在那里他们不仅和欧洲一些最为佼佼者争论微于毫发的问题，而且他们所分析的毫发问题更超出了那些欧洲人的想象之外。那些欧洲人说：“啊，上帝，这些人，这些热衷于美学的美国人是从哪里来的？”是呀，这一切我们早都知道了。我想，在我们这个国家曾经试图进行写作的我们所有的人可能都曾徘徊于这两种用心不坏，但误入歧途的人群之间，而我们最后如果变成了作家，那却是和他们两者都毫不相干的。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变成作家的，但我想这是因为在我身上有某种力量使我不得不进行写作，那种力量，也像某种热能，或激流或被紧压着的能量一样，最后爆发出来，形成了一个通道。我已经对你们讲了，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我的做石匠的父亲对文学却非常崇敬和重视。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喜爱

诗歌，他所最喜欢的诗自然都是些韵律非常明朗的像他那样的人会喜爱的诗歌。但不管怎样，他喜欢的诗当然都是些像他这类人所喜欢的文词优美、音韵铿锵的诗。但那也都是好诗，如哈姆莱特的独白、《麦克白》、马克·安东尼的悼词、格雷的“挽歌”，如此等等。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常听到他背诵这些诗，我也都全能背下，而且都能理解了。

他送我到州立大学的学院去念书。写作，在纸上写下文字来的愿望，当我还在中学时便一直非常强烈，现在则更为强烈了。我是校办报纸、校办杂志等等的编辑，而且在我在校的最后一两年中我还参加了当时才刚刚兴办起来的戏剧课程。我当时写了几个短小的独幕剧，但我还仍然在想着我将来一定要当一个律师或一个新闻记者，从来也没有敢于梦想、希望或者相信自己能真变成一位作家。后来我到了哈佛大学，在那里又写了几个剧本，而且还在当时哈佛大学的戏剧写作小组里上演了，这时我便一心想着我一定得、我必须作一个戏剧家。离开哈佛以后，我的剧本遭到了出版社的拒绝，于是最后，在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为什么、或怎么会写起书来的，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了，但实际我却在伦敦开始写作我的第一本书了。那时我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呆在那里。我有两个房

间——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地点是在切尔西的一个小广场上，在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有伦敦房屋所有的那种一排排灰色的砖和奶油色的泥灰的千篇一律的味道。它们看上去全都一模一样。

我刚才说了，我那时只是孤单一人住在一个异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呆在那里，也不知道什么是我的生活的目的和方向，而我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我相信那是一个作家所曾经历过的最艰苦的时期。没有标准，没有第二个人的评判，也没有任何人的估价使他可以赖以衡量一下他所写出的东西。白天我一连几个小时在我专为写作买来的大帐本上写着；到了晚上，当我正极想使自己入睡的时候，我却会躺在床上，枕着自己交叉的两手，琢磨着那一天写下的成果，倾听着伦敦警察走过我的窗口，他的皮靴踏出的沉重的脚步声，打破那终于完全寂静下来的伦敦广场上的宁静。我等待着他走过去，而这时我却会想起我本来是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真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会跑到伦敦这里来，躺在这个阴暗的床上，头枕着自己的双手，思索着在那天白天自己写在纸上的文字。这时在我心中便会产生出一种庞大的、空虚的、空洞的、百无聊赖的感情。我会立即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我的起居室去，打开电灯，打开我的帐本，读着我那天在那里所写

下的一切。于是我感到茫然：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白天，我所听到的是伦敦巨大沉重的嘈杂声，看到的是在那里十月里常见的那种金色的、黄澄澄雾濛濛的光线。那古老的到处是人群、房屋像蛛网、烟尘弥漫、人腿如林的伦敦！我喜爱那个地方，我同时也仇恨它、厌恶它。在那里我谁也不认识，很久以前，我原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孩子，而现在我却住在这庞大的形似章鱼、铺开它的无边的蛛网、令人窒息的城市中的两间房间中。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了，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每天都带着我上面所讲的那种情绪工作着。到了冬天，我回到了美国，在这里教书和工作了两年。我常常白天整天教课，夜晚整夜写作，这两年中还有一年我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最后在我在伦敦开始写作那本书之后差不多又过了两年半的时间，我终于在纽约完成了那本书。

我也很愿意对你们讲讲这方面的情况。当时我非常年轻，我也有一个人在我那个年岁都一定会有的不受约束的充沛的热情。那本书完全抓住了我，占据了整个身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我想它是自己形成的。和每一个年轻人一样，我强烈地受到一些我所敬

佩的作家的影响。在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是詹姆斯·乔伊斯先生和他的《尤利西斯》一书。我几乎完全被他迷住了。我那时正写着的那本书我相信就深受他那本书的影响，不过我自己年轻时候的强大的活力和热情终于占了上风，而且我想完全控制住了我。和乔伊斯先生一样，我写的全是我所知道的事情，是我在孩子时候便已熟悉的自己的生活 and 亲身经历。和乔伊斯先生不同的是我没有文学经验。我过去从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我那时还从没有真正决心把我的生命和才能完全奉献给写作事业，尽管我在北卡罗来纳和哈佛大学已曾写过一些剧本，我对于作家、出版商和书籍整个那个神秘的神话般的印刷事业的感情，仍然还和我在北卡罗来纳作孩子时一样地遥远。我曾经在我父亲的拜伦勋爵和坦尼森爵士的诗集上看到过他们的肖像。然而我的书、书中的世界，我安置在那个世界中的人物、我所创造的那个宇宙的颜色和气候，完全占据了我，因此我也便以一个从未出版过书籍，自信一切都将会很好，一切必定会很好的年轻作家的那种光辉、炽热的情写作着。这是一件十分离奇的、难以讲清的事，可是在每一个作家的思想中却又觉得它很容易，很快便能够理解。我希望自己能够声名远扬，这是每一个从事写作的青年都必然共有的愿望，然而名声却是一

件看来光彩夺目实际却最靠不住的玩艺儿。

我所以能写下去，始终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作品必有人读，可是我却从来不知道谁会来读它。我从来不知道它将会落到一些什么样的人的手里；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努力最后将是一个什么结果，或者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落到一个什么下场，可是我的疯狂的创作热情的巨大火焰却一直不停地燃烧了两年多，因而我知道他们必定会拿起它、阅读它、喜欢它，对我表示尊敬——尽管我从头到尾也不知道“他们”可能是谁。我肯定任何一个曾经生活过，曾经开始写作，在他写他的第一本书时还完全不为人知，可是他一直受到这种不着边际、无法消灭掉的希望之火的鼓舞的作家，一定都经历过这种情况，而我现在所以要讲这些，是因为你们，如果你们从未曾写作过，而且从未发表过你们的第一部作品，那你们就也必须知道这种情况，因为这是一个作家在他的形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第一个重要的无可比拟的经历。关于我的这第一本书，我不打算对你们讲得更多了。我一直希望对你们讲明的是，在我写作它的时候，尽管我不认识任何出版家，不可能想像出或者看到一个读者群，关于写作和完成一件作品的方法，我也没有任何实在的或者说具体的经验，我写那本书只是因为我肯定它必会有一个读者群，因

为我肯定它最后必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没有它一本书便不成其为一本书。然而在当时所有这些还都只不过是一种梦想。对我来说，整个写作和出版这项职业还仍然像我孩子时候在父亲的诗集上看到拜伦和坦尼森图像时一样的遥远，一样的可望而不可及。只是在一种创作的幻觉的陶醉之中，我看到那本书变成了强有力的既成事实，已经被印刷出来，公开发行，并且受到人们的赞扬，而且他们都是些少有的、善良的、奇妙的人物，我希望在全世界能赢得这样一些人的重视和尊敬。

那本书是在我二十八岁的那年写成的。我当时不认识任何出版家，也不认识任何作家。我的一个朋友把那份巨大的手稿——总共约有三十五万字——拿去送给了她认识的一位出版商。几天后也或者是在一两个星期之后，我从那人那里得到回答说，那本书他不能出版。他说他的出版社在前一年已经出版过五部像这样的书，可它们全都失败了，他还说，这本书按现在的情况看，显得太嫩，自传气味太浓，而且太缺乏熟练的技巧，一个出版商不可能冒险来出这种书。我当时情绪正非常低落，精神厌倦，这第一个打击，那个曾经支持我近两年半之久的创作的幻想也已消磨殆尽，因而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那些话似乎补充并最后证实了

我自己的意见。那时候我还是纽约一所较大的大学的教师，在那一年结束的时候，我出国去了。是在我出国大约半年之后，我得到消息说，美国有另一个出版商读了我的手稿，而且愿意在我回国的时候，尽快和我谈一谈。

那年的新年我回到家里。第二天我便打电话找那个曾经给我写信的出版商。他问我能不能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跟他谈谈。我马上就去了，而在我那天早晨离开他的办公室的时候，便已经签署了一项合同，并已拿到了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

我不认为这一经过情况也一定包括在作家们的一般经历之中，可是这件事却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教训。据我记忆所及，这是第一次有人具体地向我提出，说我所写的东西还能值个三毛、两毛钱的。我知道我那天离开那位出版家的办公室便进入了五号路四十八号街的经常熙来攘往的男男女女人群之中，然后一转眼我就来到了一百一十号街，可是从那天以后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我是怎么到那里去的。

在接下去的七、八个月中，我仍然在我上面说过的市立大学教课，同时和那位伟大的编辑一起整理着我的手稿。书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问世了。整个那套经历还仍像我刚刚开始严肃地对待写作问题，躺在伦敦的

寓所中,双手枕着头,心里想着“我现在怎么会呆在这儿?”的时候,对我有一种像梦一般的恐惧和虚无飘渺的感觉。那可怕的赤裸裸的印刷体,那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显得那样地接近,那样无耻地接近羞愧和犯罪的东西,一天天眼看要来临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自己曾经渴求过这种自我暴露。我现在已经如此无耻地暴露了我自己,然而它却又像一条蛇的眼睛一样抓住了我的心,使我无法去干任何别的事情。最后我又去找他,找那个和我一起工作,发现了我的那位编辑,我问他能不能预言我的全部努力可能会是个什么结局,别人又会如何评论。他说他觉得最好什么也别对我讲,他说他也不可能预言,更不知道那样会对我有什么好处。他只是说,“我现在能说的只是,他们决不会对它无动于衷,他们不可能对它不予理睬的。这本书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他的话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基本相符。在最近几个月中,我在一些杂志和评论文章中看到这第一本书已经受到了人们所谓的“批评界暴风雨般地赞扬”,但事实也并非真正如此。这本书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的处女作。在某些地方它得到了了不得的赞扬;可是在另一些地方也受到了较严厉的指责。不过这本书为我交了很多朋友,而且作为一部处女作来说,确应

说是受到了好评，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它仍不断为我结识下一些读书较多的朋友。它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活力，那位出版家印行的那个版本在四、五年的时间中一直尚有销路，后来现代文库又印行了一种廉价本，因而使它再一次获得生命，再次开始畅销。其结果是在这本书于 1929 年秋天出版之后，我看到自己确已获得了作家的地位。而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所获得的重大的教训之一也便开始了。

直到现在，我还只不过是一个在世上的一切职业中最希望作一个作家的年轻人，他在幻想、希望，和不着边际地渴望的巨大火焰之中创造了他的第一本书，而这种火焰恐怕是任何一个除了自己的希望和不着边际的渴望之外，再没有任何成功迹象的年轻作家必然会有感觉。现在这情况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改变了。那希望在较小的规模中已经实现了。那不着边际的渴望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得到了满足。简单地说，我由原来的一位希望和渴望中的作家，变成了事实上的作家。我的书已经出版，并有人阅读了。作为第一本书来说，还受到了批评家的好评。作为第一本书来说，它具有相当好的销路。我的名字已经广为人知，而且经常有人议论。比如说，我常常读到一些文章，称我是“年轻的美国作家”。有些批评家说我是一个很值得

注意的人物。他们带着浓厚的兴趣和某种程度的不安心情等待着我的未来的作品。在这里我作为一个作家所受的教育也一天天在增加。是的，我现在可以读到关于我的文章和听到大家把我作为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在进行讨论，而这个事实却比我原来梦想可能发生的情况要更为严峻得多。我常会读到关于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说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以及按我现在的表现看我究竟会是大有前途，还是将会每况愈下，或者我还会不会再写出一本书来的种种议论——说实在话，这些问题我过去可是从来也没有考虑过，可是现在这各种不同的评论和批评却开始侵蚀着并潜入了我的意识——而这一切的总的结果是，我最后终于看到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整个地位已完全变了。在过去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无名之辈，他写作只是因为他不得不写，因为他从自己的梦境和渴望中创造出了他自己所幻想的出版家、读者群和光辉的名声。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具有了这一切，可它们却又并不是我原来所预想或甚至模糊设想的样子。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家经常讨论和议论的年轻美国作家，我会读到关于我的文章，听到大家对我的第二本书和未来的工作所表现的疑虑和希望，并且从一些朋友和陌生人那里收到一些对我提出建议和批评的书信，他们有些人友好地问我，

是否还能继续写作下去，问我是否已江郎才尽，是否觉得还有更多的东西可写，或者是否已经了结了一切，说完了我所要说的话，或者我身上是否还带有生命的种子，我是否还有能够写下去的力量。

在一开头，我的最大的忧虑并不是对我自己的能力有所怀疑，不信任或者缺乏信心，而是一种未预见到的多少有些令人可怕的赤裸裸的暴露。我曾经希望享有名声，希望出一本书，有一个读者群和一个出版家，这些正是任何一个从事写作的年轻人都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我现在已经完全得到了。但实际情况完全不同于我原来的预想。它让我感到忧虑、感到惶惑，使我有一种奇怪的犯罪和不负责任的感觉。我是一个年轻的美国作家，他们对我的未来抱有希望和恐惧，可我该怎么办，或者说我将来是否会有任何成就，或者会一事无成，会有较大的或者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呢？他们在我的书中所发现的缺点将会是愈来愈严重，还是会被我所克服呢？我会不会只是又一个引不着铳药的烟火儿？我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吗？我将来的结果会怎样呢？

听任这些问题烦恼着。我有时会在半夜里跑回家去，向我的房子的四周观望，看到早晨喝咖啡的杯子还没有洗，看到地板上的书和我先一天晚上扔在那里的一件衬衫，和一大堆稿纸，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平庸和熟

悉，那么杂乱无章，正像我们曾经住过的任何一个房间一样，然后我就会想到，我现在已经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了；想到，实在说来，我是正在对我的读者和我的批评家们进行欺骗，因为我的衬衫看上去竟是现在这个样子，还有我的许多书和我的床铺——你们明白，并不是因为它们都杂乱无章、极不整洁、都平庸而又平凡，而是因为它们看上去竟会是那种样子。

可是现在，另一个事实又开始一步步刺伤并钻进了我的意识。

我是一位年轻的美国作家；我的第一本书成绩不坏。批评家们在询问我的第二本书的情况，因此我现在也该思考思考我的第二本书了。我一直都决定要想一想我的第二本书，第三十二本书，以至第五十二本书。作为一个不知名的，希望从事写作的出身低下的孩子，我一直肯定地认为我脑子里装着一百部作品，而且每一部都好，哪一部都将能使我一举成名。可是这里又出现了一种抛开狂热的希望和自我陶醉的信念的离奇的令人震惊的转变；剩下的则只是明白无误、望之灼眼的事实了。作为一个希望写出一些书来并以之成名，希望终生从事写作工作，而除了紧抓着自我陶醉的希望和自己的渴望之外别无其它依靠的年轻人来说，要写出五十本书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可是现在我已